

永乐江生态风景系列之三十三：

探行鸡冠仙

□ 谭旭日

徒步成为一种时尚运动后，永乐江山水便成了故乡人对自然生活的一种追求。这种寄情山水的情怀，主体脱离不了自然地理所构成的因素。在行程的路上，人们可以感悟地理美学，与天地纵深辽阔的思绪一同向前。当遭遇山的高度和险峻时，人类极易展现出在前进的路上那种探索自然、不畏挑战的姿态。也瞬间成就了徒步的意义及乐趣。

鸡冠仙，故乡的地理名词中此山的名字是沉寂的。金紫仙镇内，丛山皆与神农帝有关。鸡冠仙的名气之小，其生疏不亚于一个人与另一个人思想上的隔阂，极少被外界人所关注。本地人不一样，对于鸡冠仙，山之美如数家珍，水之柔如胶似漆。天地到了金紫仙，仿佛就入了仙端。群山飘荡着白云，山峦荡涤着清新的气息，永乐江行将至此，也多了几分清秀与蜿蜒。

上周末，家乡十余友人结伴徒步到鸡冠仙去探险。这座山除了本地人上山采摘野果，捕捉野味，伐木捕鱼，恐怕极少有人真正去涉足于此。在金紫仙山系中，鸡冠仙与永乐江及群山紧依紧偎一起。从蒙山一个村庄涉猎，越过江才能抵达山脚下。友人们男男女女，过河自然是男的勇当护花使者。一个个冒着清冷的江水，一步步涉水而去。

过了河，大家换好衣服，穿上鞋，又继续上路。鸡冠仙海拔约一千三百米之左右，地处金紫仙镇的境内，与郴州资兴、桂东、永兴及株洲炎陵四县交界，素有“鸡鸣四县，脚踏四方”之地之称，以奇峰怪石及次原始森林闻名。金紫仙群山有太湖仙、鸡冠仙等海拔高达千米以上的山峰，四周群峰的簇拥下，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生态美景。

鸡冠仙的山梁蜿蜒平缓，偶有陡峭，有茂密的参天大树做依靠，每次攀沿皆可化险为夷。沿途不必远眺，枯藤老树，各式各样的野花野草在这里随风摇曳。行走累了，就地歇脚，抬眼看天，一派烟波浩渺，浮光耀银。震撼的是，山间有许多被自然摧毁的古树，它们破败不堪的姿态，更是给人留下深度的记忆。那种苍老，连同坚韧不拔的树杆，饱经着风霜和雪雨。他们傲然于山野之中，接受雾露与自然万物的抚摸。

他们在行走，在审视鸡冠仙所有充满生机的植物和植被。一路上，不时给友人们传递着从现场拍到的景物。四粒泡，野人参，一簇簇呈现在我们的眼前。有时候，我会想起，故乡的生态风光被他们深度挖掘和发现，这种探索的旅程亦是生命中最可贵的记忆。每次我想写故乡的时候，他们又出发了，以最朴素的方式，为我们传递着乡恋与乡情。

到达顶峰，再环视连绵的峰峦，晴岚紫雾，翠罩红染。我内心便不由得想呐喊一声：大美故乡，惟我安仁。近则与丛林呼吸，远则与群山呼应。抚摸初寒的芳颜，连草地都铺上了一层厚重的乡土气息。每当想到此，便想起灵魂若与大自然融为一体，万物都有美好的向往。

我羡慕友人们的徒步，他们的岁月中有无数征服群山的美好记忆。眼前这一切事物，被群山推向更高的追求。一簇簇灿烂的野花，一簇簇生命饱满的果实，像熙熙攘攘的人群，摇头摆尾相互倾诉。我便暗自忧伤起来——世间所有相思，都不及我念想着自己脚下的土地和我爱恋自己的故乡。

高山是用来赞美的，故乡是用来赞美的，而脚步可以丈量，去攀登，去探索，去寻找，以豪迈的姿势向前。我像个局外人，从来没去过鸡冠仙。那些无名的小花小草长得老高，它们注定为四季而生，为生而生，为鸡冠仙的沉默不语而生。当朋友们去轻唤大山之时，意味着有梦皆可追。看万物生长，世界多么美好，我们惟独可以偏爱故乡。

事实上，总要依赖一些事物而生。故乡之所以被叫故乡，土地、水、空气、爱，到处都包含着我们身体的某部分。也许未来不久，我们还可以躺在这片土地上，与它们融为一体，又怀着无尽的眷恋羽化成仙……

看，鸡冠仙的蝴蝶大胆地落在他们的帽沿上，百鸟齐鸣演奏着悠扬的交响乐，在云端，他们能与蓝天相拥，能登峰造极。并接受大自然对他们的馈赠，汲取着天地之间的灵光。

在落日余晖的照射下，一道金色的光芒，催促着我书写着自己的故乡。

冬至，俗称“冬节”、“长至节”、“亚岁”等，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节日，也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气。据载，周秦时代以冬至一月为正月，以冬至为岁首过新年。有道是“冬至大如年”，现在还有人把冬至称为“小年”。

冬至这一天，是北半球白天最短、夜晚最长的一天。从冬至开始，进入“数九”，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。冬至以后，太阳北移，北半球白天逐渐变长，夜间逐渐变短。古语有云：冬至，阴极之至，阳气始生，日南至，日短之至，日影长之至，故曰“冬至”。还是老百姓说的最为直接：“冬至到腊

八，天长一把”，四时更替，岁月轮回，月缺月圆，春去春回，一切都会从头开始。

北方地区，除了塑料大棚里的人还在忙碌着料理反季节蔬菜水果，地里的农活儿几乎停止了。有点湿气的土壤都冻得硬邦邦的，零零落落、东倒西歪的玉米秸秆在寒风中哆嗦。麦苗虽然青青的，但也匍匐在大地母亲的怀抱里吸取热量，以减少严寒的侵袭。

一株株耐寒的大柳树，终于落光了黄绿相间的叶子，剩下数不清的修长的枝条，像老女人的头发，在凌冽的寒风中微微摆动。喜鹊、鹤、麻雀停落在裸露的枝杈上，许是怕冷，静悄悄

的一动不动，雕塑在蓝天白云的清冷背景上。一眼望去，就是活生生的一幅“冬柳寒禽图”呢。

冬至分时，如果天降大雪，则最为壮观，“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”，“山舞银蛇，原驰蜡象”，一代伟人毛泽东的笔下，把北国风光描写到了极致。人们喜欢雪的纯净，喜欢雪的洁白，喜欢雪的无拘无束，喜欢雪的大气磅礴，燕山雪花大如席，败鳞残甲满天飞，千树万树梨花开，冰天雪地，苍茫莽莽，叫人感叹自然之伟大，自身之渺小。

别忘了还有美食。北方的饺子，南方的汤圆，台湾的糯糕，山东的羊

腊月通灵

□米丽宏

《礼记·月令》写腊月的禽鸟，“雁北乡，鹊始巢，雉始雊”；意思是，南方的大雁已感知到阳气上升，正静等北归的到来；北方的喜鹊开始筑巢，雄雉开始求偶，母鸡重又下蛋。这真是，禽鸟通灵。

在腊月，不仅是禽鸟，似乎天地间所有物什都有了灵性。天上地下，一草一木，五谷六味，一餐一饮，有讲究，有说头，而且有根有据，有滋有味；这使腊月多了神秘的情味，附着上一层童话气息。

上街购物，年画、吃食、新衣皆可说“买”，唯有一叠子神码，门神、财神、天地、灶神、家堂、土地神、井神，形形色色大神小神，只能说“请”，好诚恳！请回家上供点香，不叫“点”，叫“上”，多恭敬！神像在纸上，神灵在心里，人神共在，岁月不老。

我曾细究各色神像。它们有的威严，有的慈祥：灶神俨然邻家慈眉善目的老两口；土地神是个矮墩墩的拄拐杖老头儿；天地神像上十方众神，有的跋扈，有的戏谑，有的面带讥诮，露出点小小腹诽的意思，它们简直就是人间众生。这让我顿悟，神，也并非十全十美，它是心底那一点良知。

在我国，冬至吃饺子的习俗由来已久，民间有句俗语：“冬至不端饺子碗，冻掉耳朵没人管。”据说，冬至吃饺子，就不会冻耳朵。于是，在冬至这天，家家户户都会包饺子吃。冬至饺子虽说只是一种习俗，但至少调剂了生活，改善了伙食。

民间吃饺子，还包涵着很多文化。在我国北方，有“送客的饺子留客的面”之说。家里有客人上门，当客人临行前，吃的那顿饭，必定会是饺子。有时，客人在主人家待了几天，当主人用饺子招待时，客人应该知趣，吃过饺子就得告辞走人，如果再待在主人家里，会引得主人反感。

如今，家里来了贵客，主人第一顿也会用饺子招待，这表示对客人尊重和重视。因为饺子做工复杂，不但要剁

正如仓央嘉措说：佛是过来人，人是未来佛。有善念，有良知，人便活得像神，像佛。

这么说，神，其实也没啥威猛的神通，只是一点点感化，一点点过滤，把浮泛在心波上那些杂七杂八的渣滓末末，给消除掉，过滤掉，还原到最初纯净，让心呈现液体般的烛光。

腊八日，正式开启了新年美食的炮制程序。这一天，早上熬粥，晚间腌蒜。甜香软糯的腊八粥，第一碗，是先喂给树吃。庭院里的葡萄树、苹果树、梨树，东厢房窗下那棵杜仲，大门外的椿树，都被我爹端着斧子作势砍了一通。它们都拦腰呈现了一道浅浅的嘴巴。我娘跟在我爹后面，一面往树的“嘴巴”里抹粥，一面低低念叨“砍一斧，结斗五；砍一刀，结十臂”；树们，接受了先兵后礼的待遇，一棵棵在寒风里愣着，没啥表情。

我在心里对那些傻傻的树说：“树，别嗔怪。你们光溜溜的，我爹怕你们给冻僵了，一斧子喊醒你们。吃点腊八粥，暖和日子就来了。”

真的，腊月里，太阳的光，已经是橙色了。立春、雨水，跟脚就到。我对它们说：“你们到时候呀，该萌芽

的萌芽，该开花的开花”，我娘赞许地说：“结果子呢，也不要马马虎虎，糊弄主家。”

娘喂毕所有的树，我又端着自己的粥，给大门外的椿树喂了一遍。因为大年初一，我们姊妹仨总会在奶奶的授意下，挨个儿围着它转3圈，嘴里的唱着“椿树王，椿树王，你长高来我长长”。然后，一年年长高长大了。奶奶说，树也有灵哩。

迎新的高潮，在腊月二十三再次掀起起来：“二十三，祭灶官；二十四，扫房子；二十五，磨豆腐；二十六，腌猪肉；二十七，蒸枣泥；二十八，贴年画；二十九，去买酒；三十晚上到处走。”

二十三，是小年，祭灶。灶官在诸神里，是最好糊弄的一个。人们对他的神秘感不足，调侃味儿有余。“老人家”，一请进门，就被“糊”在灶房里，一年三百六十日，烟熏火燎水汽蒸腾。

在冀南太行山区，祭灶仪式很讲究。老太太们早早劈好高粱秸，用光滑的外皮做骨架，暄软的内瓤做身体，扎好两匹灶马，一乘车。那马有头有腿有尾巴有肚子，那车有辕有轼，轮

子浑圆。马车扎好，给灶王爷夫妇乘着上天。小闺女们剪彩纸，剪出鸡、犬、牛、羊，还剪碎一捧喂马的干草；买灶糖，烙三张馍，给灶马当干粮。

我现在还感觉，祭灶仪式真像童话。

那时，深夜不睡，看大人焚烧完旧年灶王的神像，就到屋外，傻傻看天。星斗灿烂，天幕深蓝。冥冥中，灶王一家已乘马车，凭长风，越迢迢银河，到天宫了吧。之后，又站在灶王爷神像前，左瞧右瞧，仔细研究，羡慕他们没有翅膀也能上天。

多么神奇的腊月，它是一个通灵的时空点儿；天地间，好似有无言的对话在进行。

年三十，是腊月的句号，也是腊月的潮尖儿。这一晚，家家团聚，户户守岁，灯火荧煌。每个屋子都不能黑着，连牛棚羊圈，鸡笼狗窝，仓库井栏，磨台蜂房，桃前李下、燕窝鸟巢，甚至大门外门墩、土丘上，都有灯火闪烁。天涯共此时，此时共光明。与我们相濡以沫、共兴共荣的万物众生啊，跟我们一道，在这普天同庆的日子，也都沐浴着新年的吉祥之光，领受了自己的一个新年轮。

饺子的内涵

□杨进峰

肉、剁菜，还要和面、擀皮，然后一个个捏成饺子，耗时费力。这样做工复杂的饺子，当然是美味，有句俗语说：“好吃不过饺子，舒服不过躺着。”

在过去那种物资匮乏的年代，人们缺吃少穿，农家人还用饺子当下酒菜，民间流传着“饺子就酒，越喝越有。”三五个朋友围坐一桌，一盘饺子，几杯小酒，知寒问暖地拉几句家长，说说贴心的话，这酒便喝得有滋有味，美不胜收。也许真是饺子起了作用，在以后的生活中，大家更加团结，关系也更密切了，处处都会相互关照，真的是日子越来越富有了。

在我国，除了冬至吃饺子的习俗外，春节至少也要吃一顿饺子。在大年三十晚，全家人都要聚在父母所在的家里，不管男女老幼，大家一起动手包饺

子，真是其乐融融，民间有句话说：“除夕的饺子，吃的不是外人。”

小时候，饺子并不是能够经常吃的。记得我八岁那年大年初一早起，母亲兴高采烈地洗菜准备给我们包饺子，此时二叔登门，问母亲给孩子们做啥好吃的，母亲随口说：“初一的饺子初二的面”，当然是包饺子啦。”二叔接过话茬说：“嫂子，大年初一你就搅（饺）呀。”虽然是二叔对母亲说的一句玩笑，但母亲当下改变主意，不包饺子了。母亲说：“要图个吉利，不搅啦。”

在民间，人们对饺子有很多讲究，最忌讳说不吉利的话。比如饺子开锅后，如果发现有煮破的饺子，绝对不能说饺子破了或烂了，而要说：“饺子增了”，或说“饺子喜开了花”。饺子出锅后，盛放在盘里时，要摆放得整整齐

母亲的腌菜

□鲁琨

冬天时腌菜好像是最多的。什么腌萝卜干、豆腐肉、腌芋头干、压白菜，坛子里的各种泡菜。豆豉是母亲最拿手的，即使是跟着母亲学做，也难以做成那种特别的口味。几升黄豆，在母亲手里经过筛选、碾碎、蒸煮、发酵，然后添加辣椒粉、花椒、生姜末、胡椒粉等佐料，放在并不热烈的冬日阳光下晾晒，最后成为闻起来有点臭、吃起来特别香的腌菜——豆豉。

母亲的腌菜中很多品种都是在陶坛里泡制出来的酸菜。我还在老家的时候，村子里有一座烧制陶瓷的土窑厂，主要烧用于做泡菜的坛子，或是酱盆，这些乡亲们都叫“窑货”。母亲总是买很多的坛子，用来做腌菜，一间专门堆放杂物的屋子里，光是这些坛子就摆了三四排，大大小小足足有

十几个。

母亲除了把这些菜腌好，还会给腌菜配上一些菜品，让每餐吃起来爽口而不乏味。大蒜是一年四季不可或缺的调味品，很多腌菜吃的时候总会放上一些蒜泥，这样吃起来更加开胃可口。我想，母亲是在变着花样把平淡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。

特别是到了冬天，脆生生的萝卜被切成各种形状，从泡菜坛子里舀出些酸水来，在一个小盆里腌上两三天，就可以吃了。我问母亲，为什么不直接把萝卜放进坛子里泡，母亲说，萝卜在酸水里时间久了，会生出一些涎来，弄坏整个坛子里的菜。我听了，才知道母亲很会总结，很多菜品是在实践中慢慢摸索出来的。

从前乡村的冬天是很安闲的，日

子也简朴。漫长的冬天里，母亲的腌菜几乎就是餐桌上的主菜。家里来了客人，吃了母亲做的一些腌菜，走的时候还会问母亲要一些带走。那个时候，我看母亲脸上写满了，总是得意的神情。

勤劳的母亲，用一碟碟浅浅的腌菜，总也能够把日子过得滋味满堂。只是现在，虽不能常常吃上母亲做的可口腌菜，但那种对乡下母亲的腌菜钟爱没有丝毫减弱过。

即使是现在，母亲还会从乡下带一些腌菜来。母亲说，再尝尝妈亲手做的腌菜，味道是不是还和以前的一样。我总是说：“当然是的，味道和从前的一模一样。”想起渐行渐老的母亲，眼中早已盈满泪花。